

株
洲
文
史
資
料

第
二
輯

82

前 言

我市今年文史资料工作，在市委、政协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我们在修订补充和编辑印发《株洲文史资料第一辑》的同时，调整了力量，贯彻了“抢救第一”的方针，进一步开展了组稿、调访和编写工作。经同志们辛勤努力和许多老人的热情协助，共收集新的史料达十七万多字。现选择部分回忆录、文章、人物传及一些有史料价值的诗歌、几篇整理而成的专题材料，编辑成为《株洲文史资料第二辑》。

本辑与第一辑比较，它的特点是以写亲身经历和熟悉的人和事为主，间接整理的材料份量很少。它的内容有：（一）综合性的——反映南北战争、抗日战争在株洲的重要史实，也有部分外地的；（二）地方党史人物传，附载部分烈士遗作；（三）地方党史资料；（四）地方历史人物的有关史料；（五）本市人写的两篇有关外地厂史回忆。

株洲交通发达，历来为兵争要地，自元代以来，曾遭受三次大的兵祸：一为元末明初；一为明末清初；一为清末民初。这三次兵祸给株洲人民带来严重灾难。我们在《历代大事记述》（载第一辑）中，对此均作过简略的记述。本辑所载叶老镜吾所写的《戊午株洲兵祸记》，即民国七年这次大兵祸惨况的真实纪录。当时，各派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

持下，争夺地盘，互相厮杀，给旧中国、给株洲造成的祸害，真是擢发难数。仅这次南北军阀在株洲混战，几天之内，在湘江东岸穿心不过六十华里的地域内，人民惨遭杀害的就达四千六百一十六人，伤五百余人，烧毁房屋三千五百一十六栋。据目睹者回忆，情状极为悲惨。今天，我们看看这些用血泪写成的见闻和诗篇，想想黑暗惨痛的过去，看看幸福繁荣的现在，展望美满壮丽的未来，我们将会感到自豪，会对我们伟大的党，对我们日益走向富强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感到由衷的热爱。

我们还选录了一些反映历史事件的诗歌。这些诗歌写得具体而形象，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史实，而不在于文艺。但有些诗歌，如《走兵歌》、《揭粮谣》等，对控诉旧社会，歌颂英雄人物，也是描绘得生动感人，具有一定的文艺水平的。

党史人物部分，我们刊登了四位烈士的传记。其中象唐士谦、易进修两位烈士是很多人不熟悉的。但他们同其他先烈一样，对党的事业有过光荣的贡献。对于罗学瓚同志的革命事迹，我们在第一辑中刊载了一篇简介；本辑又从《中共党史人物》第五卷中转载他的传记。这是他第一篇记载较详的传记，读后会使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。传后，我们还选登了罗烈士五篇遗作，其内容除写军阀混战、赴法勤工俭学情况及他参加新民学会志愿外，另有两篇长文，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如何凭藉不平等条约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、残酷迫害和排斥海外华侨的种种罪行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现在，新中国虽已屹然独立于世界，但帝国主义的魔影仍在多方纠缠着。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为它们的侵略罪行大唱赞

歌；美国仍在搞“台湾关系法”支援台湾武器，干涉我国内政；英国首相公然宣称侵占我香港为合法；苏联在我北方边境虎视眈眈，陈兵百万。如此种种，我们岂能等闲视之？读一读先烈的这些反帝文章，对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激励斗志，加强反帝反霸的警觉性，当会有所帮助的。

在历史人物部分，我们刊登了几个与株洲有关的历史人物的资料。其中如王四爵主（本名王秀方）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会党首领，是株洲地区另一位马福益式的人物。他因与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，积极反清，被清政府杀害于武汉。他的事迹很少见于史书，但在当地传闻不少，足见其在群众中很有影响。袁树勋（海观）是株洲县群丰公社石塘山人，旧社会很负盛名，也为清末封疆大臣之一。叶老镜吾搜集了有关袁的史料，对袁的媚主崇洋、贪财害民的劣迹，揭露较为详细。我们把它刊登，供人们研究时参考。王子成在民国初年，趁兵荒马乱，利用反动会道门，做复辟帝制的迷梦。他骗取民财，残害妇女，荼毒乡里。我们刊载了他的罪行，向读者提供一份反面教材。刘建藩为南北混战时代代表南兵的重要将领，他是醴陵人，但死在株洲。史书对他死的地点说法不一，叶老为此作了考证。秋瑾为辛亥革命的女杰，史书对她在株洲的情况很少提及（只说她在湘潭近八年，而株洲原属湘潭），也许这对国史无多用处，但在株洲地方史上却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因此我们对她在株洲的史迹，作了较详的调访，写了《秋瑾在株洲》一文，对秋瑾婆家在白马垅一带的田庄、大冲新起的大庄屋，以及秋瑾生前死后与株洲有关的情况，作了详细的说明，澄清一些看法。特别

是秋瑾牺牲后，其灵柩由杭州迁返湖南安葬的时间和地址，原来众说纷纭。现在访问了可靠的见证人，得出了较为明确的结论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收获吧！

总之，本辑史料，颇可称为：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突出了地方文史资料的特点。但由于我们水平低，经验不足，错误和缺点仍将很多。敬希读者及时批评指正，以促使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和提高。

参加本辑资料的调访、组稿、整理、抄写、编辑和校阅的，除政协有关领导外，还有言铄、言乃克、王扬高、李毓如、刘福申、周福增、杨涤华、宫文命、王凤彬诸同志。他们都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。

末了，我们对为本辑史料供稿、写稿及给予各种支持的同志和部门表示亲切的致敬，其中特别对叶老饒吾，老年重病，犹能热情支持，慷慨供稿，深表谢意。

编 者

1982年10月19日

目 录

前 言

综 合 史 料

- ✓ 戊午株洲兵祸记……………叶镜吾 (1)
- ✓ 时事诗四十六首……………叶镜吾供稿 (23)
 - 1、走兵歌一首并序(夜歌子体)……………汪三疏子 (23)
 - 2、戊午避乱绝句十八首并序…………… (27)
 - 3、家乡纪闻一首…………… (32)
 - 4、揭粮谣一首并序…………… (33)
 - 5、故山炮垒一首并序…………… (35)
 - 6、记株洲渌口失守一首并序…………… (35)
 - 7、客从婆仙来述所见一首…………… (36)
 - 8、仙庾岭行一首…………… (36)
 - 9、綦江狱四首并序…………… (38)
 - 10、长沙大火一首…………… (39)
 - 11、见闻篇一首并序…………… (40)
 - 12、两路口惨案并序…………… (41)
 - 13、大隧道窒息惨案九首…………… (42)
 - 14、长沙行一首…………… (44)

- 15、衡阳行一首并序..... (45)
- 16、大溃退行一首并序..... (48)
- 17、湘北会战见闻一首..... (51)
- 18、四月十六纪事..... (51)
- ✓ 株洲大胜岭.....叶镜吾 (52)

党 史 人 物

- ✓ 汪先宗.....大革命时的宣传资料 (53)
- ✓ 罗学瓚传.....罗立洲 范寅铮 (57)
- 附：罗烈士书信、文章五篇
- 1、与族叔罗端生书..... (87)
- 2、与祖父罗谨庵书..... (90)
- 3、与族叔祖罗拔卿书..... (92)
- 4、帝国主义宰制下的华侨..... (99)
- 5、不平等条约概述..... (117)
- ✓ 唐士谦传.....唐际植 (129)
- 附：唐烈士书信、文章二篇
- 1、我的农运经验..... (144)
- 2、在狱中的家信..... (145)
- ✓ 易进修传略.....罗 宇 (148)

党 史 资 料

- ✓ 东二区农运概况.....罗 宇 (152)
- ✓ 回忆龙华地带地下党的斗争.....杨 扬 (162)
- ✓ 株洲地下党迎接解放的斗争片断.....言 轴 (175)

- ✓ 关于藕灵乡地下共产党的活动
..... 罗立洲、王人爵、王碧如(185)

历 史 人 物

- ✓ 王四爵主事略..... 叶镜吾(193)
✓ 辛亥革命先行者王四爵主小传..... 王扬高(194)
✓ 秋瑾在株洲..... 罗立洲(198)
✓ 刘建藩之死(一)、(二)..... 叶镜吾(202)
✓ 袁树勋的一生..... 叶镜吾(205)
✓ 王子成始末记..... 叶镜吾(234)

外 地 史 稿

- ✓ 回忆湘潭电机厂的罢工与护厂斗争..... 杨 彪(239)
✓ 湖南省安江纺纱厂的迁厂经过
和护厂保产的斗争..... 罗学宪(257)
征稿启事..... (265)

综合史料

戊午株洲兵祸记

此稿是我在1918年南北军阀在株洲作战一役结束后，根据个人亲身经历，当日亲友见闻，按其经过时间顺序纪录下来的。曾收入我写的《红梅山馆随笔》初稿中。四十多年以来，未及作文字上的整理，删汰芜杂，补充遗漏，始终未敢出以示人。惟以其内容系属有关湖南历史的原始资料，特照原稿录出，以供研究参考。

民国以来，吾湘兵祸之惨，以今年戊午阴历三月至四月^①，南北军队在醴陵株洲作战一役为最。是役也，醴陵全县先后被北军（湖南督军张敬尧所属之第七师及其义子张继忠所统率之匪军各部）屠杀无辜百姓数万人；株洲地区较小，仅湘潭县属一、三两都及长沙县属嵩山镇一隅之地，纵横不过四十方里，六日之间（自阴历三月二十日南军刘建藩部与

注：①本文所记月日，均系按照当日民间习用之阴历，正文内未加注明。民国七年即戊午年公历1918年。

北军张敬尧部在白关铺、桐子坪一带作战时起，经过北军溃退易家湾、大托铺，增援反攻，南军于二十五日退出株洲时止），亦被北军惨杀株洲无辜百姓竟达一千二百余人之众。灭绝人性，逾于虎狼，劫掠奸淫烧杀之惨，据父老相传，为湖南历史上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血洗湖南、南明永历年间清兵屠杀湘潭人民后所仅见之浩劫。予株洲人也，兵燹余生，乃就亲身之所经历，亲友之所见闻，依次据实纪述，以控诉于国人，共伸大义，声讨民贼，歼厥渠魁，为死者复血仇，为国家致太平。此惨痛历史，留待他日撰修县志之参考，以告后人，以识封建统治者之野蛮残暴，古今并无二致也。惟以个人耳目未周，见闻有限，其中尚多遗漏，加之，北军仍盘据要津，凶焰未戢，交通梗阻，其中受祸之区，尚有湘潭之易家湾，长沙之大托铺及关刀铺以南地带之屠杀纪录，尚付阙如。

战前城乡所见

是役也，北军不独在作战期间恣意滥杀民众，即在平时亦复蹂躏民众，无恶不作。南军除两广军队军纪之坏以外，湘军究属本省人，虽无北军惨杀百姓，强奸妇女之罪恶；但其溃退时，抢劫勒索，亦复为百姓之所诟病。尤其纵容散兵纠合会党乌合之众，骚扰民间，杀敌未成，反贻北军以诬杀人民之口实，实为遗憾。兹就我所目击关于株洲作战前之城乡混乱状态言之，亦以见屠杀之惨祸，其来有自。

初，民国六年阴历八月，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宣布

衡阳永州独立，即拟出师北伐。湖南督军傅良佐闻讯，调兵赴醴陵，企图对抗。十月，桂军谭浩明联合湘军北伐，傅良佐出走，南军进驻长沙、岳阳。民国七年阴历正二月间，北军大举向湖南进攻，南军由岳阳向长沙、株洲、醴陵溃退，固守耒阳桂郴之地。南北对峙，战事有随时爆发可能，湖南人民，久习太平，此为初见兵祸之始。

当南军由岳阳溃退时，长沙告警，人心惶惶，谭浩明出走。临走时，犹出布告欺给民众，竟有“岳阳小挫，军事之常。本帅坐镇，自有主张。居民人等，毋得惊惶”之语。是时，予在长沙，人人传言北军在岳阳之残暴，恐惶万状。市民肩挑行李，车运货物，纷纷出城逃避。予与同里杨少海同时出城。沿途避难者如蚂蚁出洞，络绎于南大路（即长沙南门外起至醴陵之麻石路亦即旧驿路）者，八十里路以内鱼贯不绝。行六十里抵马鞍山，天色已晚，乃借宿民家，仅许住于户外草棚内，防范至严，寝不成寐，深夜犹闻驿路人语不绝。翌早，行二十里到家。予家位于株洲之北二十五里，西距龙头铺五里，地名井坳上，为一丘陵地带，山势盘曲，森林密茂，较为僻静。其时，沿南大路附近之亲属戚友，已有予三伯父（华山）、十三叔父（亮工）、二姑母（文叶氏）等五家咸来我家避难。又明日，附近殷实户，不断有三五成群之溃军向之抢劫勒索。搜括既尽，乃开仓减价粜粮，溃军收钱，贫民得谷，挑箩者百数十人不绝于途，富室仓廩为之十有九空。予大伯父被抢去谷米五十余石。妻舅唐彩云被溃军击断一足。塾师叶国俊系一寒士，亦遭勒索击伤。惟湘潭境内贺家墩石灰窑厂主贺云衢、豪绅文禄陔联合纠众对

抗潰軍之搶劫者，并殺其二兵沉之砭石潭中，后亦无人过问。乡间如此骚乱，达三日之久。予家与人素无嫌怨，无人指名引导潰军，未遭勒索。

阴历二月下旬，闻长沙渐有秩序。予从旧驿站去长沙升学，沿途一片荒凉景象。平时值此农忙季节，四野叱犊之声相闻，今则“千村万落如寒食”矣。盖当潰军过境以后，继之北军骚扰，置于山谷，未敢即归。抵省以后，学校驻兵，不能开学，暂寓坡子街环球旅馆。不料二十六日晚间，突有督军署军警督察处稽查队，搜查旅馆，捉去旅客茶陵人陈某一名。以予与之为邻室，厉声盘诘，狰狞可怖，诬予有嫌疑，下令将予一并带走。馆主凌桂生（与予为乡下邻居）竭力证明担保，始释放。稽查队去后，甚有戒心，入室检查有无嫌疑禁物，忽见床头砖墙及肩处，青砖石灰剥落，触之砖动可取出，灌斗之土剩一半，中藏拨壳子弹两匣，为之毛发悚然，窃幸未被搜出。急邀凌入室，告之故。凌张口翘舌不能下，骇然曰：“我为你捏了一把汗，幸你祖宗菩萨坐得高，不然，恐你此时已入阎罗殿矣！近日城厢内外旅馆，时有丢包（栽赃）嫁祸，邀功希赏之事，遇之者一入督军署执法处，严刑拷掠，十九必死，纵有被索贿以免者，则家业亦荡然。昨日，小西门外洋船码头，捉一乡民，以其腿裤上系有铜钱一枚，指为南军侦探暗号，而解入执法处矣。危城不可居，君其警之。”凌即将拨壳子弹携去，沉之后院井中。翌日，凌促予归。且曰：“昨日株洲西帮药商永昌号伙友，在火车上被北兵盗去提箱一只，反遭诬陷，幸车长至，证明其确为商人，始放走。然已损失其‘解比期’（商人按期偿

还货款)之款数百元矣”。又明日，予与凌桂生之侄凌再给，从南大路步行而归。

阴历三月初一日，予表叔言玉科从株洲镇买盐归。告予曰：“株洲满街皆北兵，市面寥落，避难者仍未敢回。仅有冒险牟利的商人，贩卖油盐日用品及北方人卖烧饼油条之随军小贩而已。北兵凶恶无赖，借端诈索，常持小瓶故意撞人于街而碎之，向人勒索。竟更有公然借端恐吓向百姓要‘花姑娘’者。无法无天，一至如此”。广协生(油盐店)刘先生告予：“近日谣风甚大，北兵长官多住于停在车站之列车厢内，不开动者已数日，不识何故。昨日，北军驻株洲之司令部在秧田咀斩杀外县过客七人，皆为无辜百姓。驻军又多于夜间在大码头杀人，尸即抛于江内，任其流去，湘潭皆不忍堂捞尸会，在鹞子崖深潭内连续捞获杀害之尸身三十余具，皆北兵所为。株洲已成人间地狱，无紧要事绝不可上街”。

越数日，乡间谣言又起，甚传婆仙山中有长沙、湘潭、浏阳、醴陵边境之哥弟会麋集，蠢蠢欲动。其头目为何崇福、郭伟哉、汤子才、郭青莲等数十人，宣称奉有南军司令长官命令成立军队，准备狙击北军。并准备就地筹饷，收容散兵，搜集散失在民间之武器，百姓称之为“顿竿子”。并在婆仙郝家湾、百草坡、桐子坪各处深山中“坐草堂”，发号施令，现已组成七营兵力，流民趋之若鹜。但枪枝极少，每人藏有随身小包(匕首)，百姓称之为“它子队”(即拳头队之意)。但目前尚未就地筹饷，亦无打家劫舍行动，惟“开堂放标”已成公开之秘密。山中戒严，禁止外人出入，

有误入其境者，则指为北军探子而被杀死。近日，此种‘它子队’常出没于浏阳、长沙、湘潭、醴陵边境，企图截击北军散兵，而称其名曰“截马尾巴”。谣言甚嚣尘上，甚有谓醴陵之‘它子队’，已开始袭击北军散兵，致造成殃及池鱼之惨祸，居民咸惴惴不安矣。

避乱十日见闻纪要

三月二十日。自本日起，株洲战事爆发，北军大肆屠杀百姓之祸开始矣。惟我家所居之地，较为僻静，当时一无所闻。仅据邻村农民凌华白于十七日为人至醴陵围山贩瓷器，行至距姚家坝十八里之长垅而折回。谓人曰：“醴陵谣风甚炽，北军打败仗，从黄土岭、醴陵县城向北溃退，沿途杀人放火，百姓被杀者沿铁路线两傍皆有之”。

三月二十一日。邻居汤三翁（其佩）谓予曰：“昨日有从株洲市逃回者谓株洲戒严，北军任意捕人，有殷姓兄弟数人杀死于鸟树脚下，株市逃难者已纷纷进乡。现南北两军正在芭蕉冲人形山作战。白关铺附近，百姓被北兵杀死者已有十数人”。早晨冲内百姓尚如睡在鼓里，即十里以外北军杀人放火惨状全无所闻。移时，对门小荆塘有亲戚宋某来此避兵者云：“昨夜通宵激战，炮火未停”。予因登山望之，果闻炮声，轰轰濇濇如闷雷然。下山，遇表叔言玉科，系送予二弟上学而归者。表叔云：“我刚才看打仗来。我从朱家垅学堂出来，即闻‘它子队’埋伏在苦冲准备截北军马尾巴，因与农民数人至其地而观之。果然有‘它子队’匿于松林内，持枪作瞄

准状，遥见大路南端有三人向北而来，一人骑马，皆有枪，状颇狼狈，北军溃兵也。发枪中其骑马者倒于地，余北向飞跑，亦不回枪。‘它子队’于林内燃大爆竹于洋铁桶内，响声如炮，以壮声威。倒地者乃一小军官，跪地求饶，‘它子队’以“小包”刺杀之，借附近居民菜刀割其首，携往柏树脚下巨绅唐烈武家请赏，实则企图勒索也。其家皆逃；又携首他去，不知去向。‘它子队’云：‘侬子在桐子坪打败仗，向荷塘铺溃退，大队（指南军）正向之追击，如赶鳊鸭一样。’你如胆大，可和我一同看打仗去”。当时，予以为所谓打仗者，乃不过如表叔今日之所遇而已，何况北兵正在打败仗，欣然从之，竟忘北兵残暴，见百姓即杀之惨痛教训。深悔孟浪，幸而生还，盖去死亡一间耳。至今思之，犹不寒而栗。予二人出山冲约八里至高塘园，见‘它子队’手端九响枪迎面而来，胸前肚袋，满贮铅头子弹，形如猎户。见予二人惊呼曰：“该死！该死！侬子杀人，赶快走吧！”予等不及详询，迅即转身回走。遥闻戴家岭有机枪阁阁之声，移时而止，时予等已跑过宋家茶亭矣。遂取原道而归，幸未遇险。午饭时，附近野冲，黄茅港，均有来自南大路附近各地走兵者，扶老携幼，挽车挑担，号啕哭泣，狼狈而至。其中有被杀者之眷属。据云：“北兵由朱田铺、荷塘铺退到新塘坳时，挨户搜索，凡留在家中守屋男丁与不及逃出者多被掳去杀死。马王坝言俊高、坪上言七郎中等十七人，于昨日早晨斩杀于荷塘岭上，新塘坳亦于今日开始杀人。老鸛冲、横草塘汤桂七、汤四等五人被杀”。其时，予二姑丈文南乡尚留在横塘家中，生死莫卜。二姑母闻讯大哭，比欲雇人探信，

无敢应命者。移时，又有归自浏阳贩茶客八人，皆白石港人，行至距龙头铺二里许，见逃难者谓北兵正在文家大屋等处杀人，不敢冒险通过，乃折回住于予家。是夜大杀鸡鸭与逃难者共吃，准备向浏阳边境逃难。邻居汤三翁谓予三伯父曰：“北兵对于民间凡藏有武器军服者除杀人外还要放火烧屋。万古桥（在马鞍山以北十余里）龚德生留有其先父警官制服、佩刀一柄，被开往北仙桥之北兵搜出，指为南兵军官，将其男丁五口杀死，妇人被轮奸而杀死者三人，屋亦被焚，真是灭门之祸！”三伯父急命表叔及予检查箱篋、得手枪一枝，系予姻丈雷艾室所寄存者。并将鸟铳铡刀等物，送于冲尾塘内沉之。是夜邻居与我家皆纷纷窖藏其服物，全村通宵未睡。

二十二日，上午，黄茅港凌家有一倪姓之戚被掳送伤兵而逃归者云：“北兵大队已由株洲退到易家湾，仍有继续后退之势”。三伯父闻之大喜，因而去浏阳边境避兵之议，尚在观望中。下午，有余家墩刘家湾刘四和者，从姜家坝脱险逃至我家。他与我堂叔连生及其长工郭三同在擂鼓山下被捉，解至姜家坝北军营部，诬为南军侦探，严刑拷掠，晕死者再。今晨两人同被北兵破其肚腹而死。刘君自谓：“与该北军曾在余家墩驻扎时相识，故未被害。今午，命予挑水，乘间逃出，从杨家桥入冲而至此。现在扁头山仍为南兵所据。北军一部退到新塘坳，司令部即扎在言家排汤家祠堂。此地距北军驻地不过五里，兵一散乡则危险立至，宜及早远避之。”俄而，见一着黄色服装者朝我冲内而来，难民风声鹤唳，纷向后山丛林灌莽中窜伏。移时，其人直向黄茅港而去，始知为周五疯子（后被杀于龙头铺附近）。天黑，难民

皆归。三伯父决计率全家及戚友逃往浏阳边境之樟塘冲。

二十三日，拂晓吃饭。老弱孕妇不能走者，由茶客及雇工十余人以竹轿送之。予肩骑予三弟行三十余里达樟塘冲。时马鞍山栗山等地来此避兵者已有百余人先到。冲内东西庄屋两栋，尚可容纳，但檐下薪屋，均无隙地矣。下午，邻居汤三哥来，谓予曰：“你家幸走得早，只迟走两小时，则栗山东流均不能通过矣。外面谣言纷纷，马鞍山已开来北兵一旅，正在散乡搜索，奸淫掳抢，杀人放火，如醉如狂。并声言要血洗马鞍山，数十里内要杀得鸡犬不留，宜早为之所。现在盘据栗山之北军，亦正散乡搜索。我绕道茶园塘冲尾，遇阳绍海，谓阳和庵附近杀死七人，学堂湾附近，烧毁房屋三栋。”难民闻此消息，均恐怖不安。未久，忽一农民如骇獐狂奔而至，急告屋主胡光瑞准备躲兵，谓北兵一队约五百余人，正扎在黄塘西岭，如果散乡，则此处亦难保险，宜早防”。其人乃胡之戚也。胡即遣其次子至冲口隐于深林内以瞭望之。是夜平静无事。

二十四日，上午。予家井塍上邻居汤九哥忽偕同我姑丈文南芎逃来，夫妻见面大哭。难民咸来问讯。姑丈曰：“二十一日，我即准备逃走，因气痛病发，遂缓其行，仅在一两小时间，而新塘塍官家排等处，北兵纷至矣。四处放哨，交通断绝，我被困在屋内不敢出，遥闻对门黄泥岭有枪杀之声，益不敢出，索性装病卧于床上，一切付之于天。移时，北兵五人入室，抓予起要花姑娘。我说没有、听搜。他们即向我要钱，我从身上掏出仅有之银元四枚与之，搜身亦无有。乃将我牵出绑于阶前破柱上，以枪托锉我，后又鸣枪恫吓，